

心叶的选择

种种可爱 无尽温柔
细说人生的丰盈与微妙

喻露 著

她又在那个城市的上空飞旋，
万物充满了灵性和生机，
她不知疲倦，流连忘返。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心叶的选择

喻露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心叶的选择 / 喻露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5. 11

ISBN 978-7-5360-7647-1

I. ①心… II. ①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99839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黎 萍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 视觉传达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心叶的选择
XINYE DE XUANZE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(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)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10.875 |
| 字 数 | 300,000 字 |
| 版 次 |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29.00 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第一章 死海	001
第二章 抉择	045
第三章 希望	122
第四章 幻灭	205
第五章 责任	253
第六章 情殇	305
尾声	342

第一章 死 海



1

几年前，林心叶在那个沉睡的下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：她跌进了一个绿色的国度里，到处都是绿的，她在空中飞翔着，惊奇地看看这儿，看看那儿，她想看看这个“国度”里的邮车是什么颜色的。一会儿她得到了证实，她好高兴。在城市的上空飞快地穿梭，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却能飞！她在山林里看到一列奇怪的轨车，车里的人个个把脸凑到窗玻璃朝外看。“他们在看什么呢？”稀奇、稀奇、真稀奇！人在车里关着，动物却在草坡上自由地放养着……心叶又在那个城市的上空飞旋，万物充满了灵性和生机，她不知疲倦，流连忘返。

心叶出生在清明节的晚上九点多钟，阴历恰好是二月二十九，母亲常说她出生的时候尊贵得像一位公主，几乎整个妇产科的医生、护士都被惊动了，纷纷前来观看这难得一见的粉儿胎——全身洋花红，像莲花的颜色，谁见了都不敢碰她，怕落下一地的粉来。她生下来，母亲白玉兰和奶奶白琼就她的出生各有一番怪论。兰儿怏怏不乐地说：“亥时，亥时，不害伢娘害自身。”白琼却不然，说她是小鬼投的胎，有预见未来的特异功能。

关于心叶有预见未来的特异功能这件事，起初没人相信，但是在奶奶死后数年，林心叶做了几个有预见性的梦后，大家才发

现：她预见未来的特异功能是通过梦境来实现的。但这则梦心叶没有意识到它的预见性，却因为它的美好、神奇而记录了下来……

要说她的美，那是要叫人惊诧的。她的脸上有他父亲的威而不露，又有她母亲的柔而不媚，她的脸带有这两种特点，就使她美得脱俗，耐看而不同寻常了。她那饱满的额头，使她的聪明不言而喻；她微翘的鼻子，是要让人觉得可亲平易的；一双琥珀色的痴情眸子，叫你盯住了就会痴迷进去迷糊一阵子；而那一对似抛物线一样的眉毛，是脸上唯一可以体现她随意个性的地方；她的红唇不说话的时候总是抿着，矜持而性感，像飘浮在细腻而又白皙的皮肤波心的一座孤岛，那里充满希望和慰藉；她的皮肤健康润泽，是典型不怕晒的汗皮，越到夏天汗淌得越多，皮肤便越白。

在海城，每年冬天都有一趟车开往南方。上车的都是年轻男女，在小城人的眼里，谁去了，谁就成了勇敢的开拓者，是英雄。而留守在海城的亲人、朋友，则殷切地等候他们的好消息，一旦条件成熟，他们也会追随他们的脚步，去南方施展拳脚，构筑美好的未来，如果不能，他们也为这种关系感到骄傲、自豪。这种渴望伸展于外的精神要求自然形成海城人的特质。

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心叶拖着沉重的步子爬上白楼。在白楼是从来看不到《扬子晚报》的，可那天心叶却破天荒地发现一张《扬子晚报》躺在沙发上。她一时无聊便随意地翻看起来，突然眼球被一则征婚启事吸引住了。

我友，方执石，博学多才，在深圳大公司工作，年薪5万，有调动能力，右足微跛，希望找一个善良的女子共度一生。

这则征婚启事看起来很实在。博学多才，她喜欢；深圳，她向往；有调动能力，真的吗？至于右足微跛，是个遗憾，但没有遗

憾的似乎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她的心又要痛了，她总是不经意地就想起江枫，他曾经是她的海市蜃楼。但自从有天晚上他跟她说他如果跟别的女孩在一起，她肯定会生气，他又不能不看她们的话后，她便从他的身边走开了，从此他的世界里再也找不到她的身影。

她宁可咀嚼失恋的痛苦，但她的爱情不容对方的保留。她知道她走不进他那个繁华的世界，只是徒劳的跋涉，但是她总是脱不出他那魔法的地带，在那条寂寞的路上她漫无目的地独行着。

如今她想脱离他那魔法的地带，她想救她自己。难道残缺就一定不美吗？如果答案是不一定，那么，索性就让她尝试残缺的吧！她的心既有紧张、不安、恐慌，又有一丝莫名的兴奋。兰儿在一墙之隔的厨房里炒菜，铲子飞快地跟锅碰撞，声音大得炸耳，林云飞在房间另一边找着什么东西，心叶赶紧把这张报纸塞进了她的包里，那仿佛是她的一根救命稻草，她不能让别人发现和干扰了！那天她草草地吃完饭，赶紧回蜗居去了。

爷爷在春节前心脏病发作后暂时身体又归于好转，咳嗽也少有听见。心叶的闺房就在爷爷房间的对面，她进房拉开灯，扣下门搭，拉上了窗帘，随即坐下旋开案头的台灯，在橘色柔和的灯下研究起那则征婚广告：

他的收入应该是稳定的，好像还不错，但这只是基本的。她反复在心里默念这则征婚启事，她真是太喜欢它的“实在”了。她的眼睛忽过右足微跛，博学多才，最后就久久地停在有调动能力上。“能调到深圳去，那可是年轻人向往的城市啊，太好了！”她把报纸放到自己的胸口，笑着对自己说，“我要结识这个人。”

心叶从来没想通过报纸上的征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虽然姑娘们到了结婚年龄总会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特别关注，但是大家都不太相信征婚启事，有时还拿它相互取笑，可那晚她鬼使神差却要试

图谱写现代版的“潘张”传奇。也许就此摆脱了欲罢不能的十年的精神恋爱，南下开始她的新生活。这是她第一次经营她的婚姻，不知道能不能借此解脱她疲惫的身心。

“我要建起一个堡垒，一个营地，一个壕沟，作为我可守可攻的地方。”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，于是便用了她的笔名——青果来跟登报人方桔女士通了第一封信。

方桔女士：

您好！

看了你登在1月29日《扬子晚报》上的征婚启事后，我深深为第二则所吸引，并且很为我的好友感到高兴。我的好友，芳龄二十五岁，扬州户口，身高一米六〇，中文大专毕业，苦于内地保守陈腐的作风，虽胸含文墨，但得不到领导的重用，深受压制，终日郁郁寡欢。曾透露心底的愿望，说如果她有三四十年代中国女画家潘玉良的造化，遇上一位现代的潘赞化，那她将如鱼得水，离开她厌弃的而去干自己喜欢的，她将永远忠诚地对待“潘赞化”。

方桔女士，说到这儿，你将明白我为什么为我的好友高兴了吧！我相信她会为找到一位博学多才的郎君而欣喜的，至于右脚微跛，只要不影响日常行走，生活基本上能自理（沉重的家务事除外），又有什么大妨碍呢？！我认为既然您的朋友“有调动能力”，那么帮她从糟糕的工作环境中解脱出来应该不是一件难事，而这对她是多么重要。方女士，如果我俩牵线能使他们的好事早成，那我真会感到由衷的高兴了。

所以，我写了这封信，希望能从您那儿再了解一些您的朋友的情况，他能寄一张照片过来吗？至于我的朋友，我来概括介绍一下吧：

她是一位聪明、美丽、多才多艺、浪漫灵逸的女子；

她是一位知书达理、心灵手巧、善于思索、永记上进的女子。总之，她是一位秀外慧中，有独特个性的女孩子。

（未经得她的同意，附她的两张相片给您，愿我们俩掺和的这桩好事早成！相片请保管，如果不成请寄回，因好友的照片散落在外总是不好，请理解我的爱惜之心）

青果

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

这可以说是心叶在完全对家乡失望后，寄予婚姻的一个希望：那一段时间港台赌片在内地盛行，星爷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豪赌，总令年轻人热血沸腾。那天晚上，心叶给自己设了一个人生之“赌”，将自己的幸福、未来的光明之路押在深圳。

应征征婚的事心叶视同自己的一个绝密，她什么人也不告诉，事后她照常上班，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，但她已向令她窒息的日子挑战，只是外表还装得若无其事。

她寄了两张效果不错的照片过去，背景都是普陀山。一张是她长发披背站在海水里，头戴草帽，裹一件棉麻布的白睡衣，看不出腰身，身形修长却隐约可见，引人遐思。她袅袅婷婷地立在侧蹲着的黄褐色蛤蟆巨石前，脚丫下是早晨沉睡的海水，高出她一头的蛤蟆石为她撑着一片淡蓝的天，她被夹在蓝天、碧海中间，左手放在身后，右手倒钩一只红棕色真皮包在背后，歪着头抿嘴俏皮地笑着……因为她喜欢这一张的浪漫气息，所以挑中寄出去。然而另一张的风格就截然不同：她穿着一件白底衬蓝的T恤衫，冲天扎了一个马尾，双手捏住吊在脑后的草帽边，腰间束着宽皮带，很清纯的学生味道，身后是连绵起伏的万壑群山。

第二天林心叶没有上班，她把下岗的事告诉了父亲林云飞，

林云飞文武双修，年轻时在外省个性刚强，在厂里做过几件打抱不平的事后，名声大噪。回到故乡，和林心叶的母亲白玉兰结识成家。成了家之后，他全靠自己的努力，孜孜不倦、努力不懈，才得以在国营大厂的宣传室供职，他除了对自己感兴趣的绘画工作勤奋进取外，工作之余就是喜欢练功和玩古董。

七年前创办了当地的气功协会后，发展会员、筹办气功会，去外地观摩、学习、请气功师、定剧场、给各功法负责人分配票额，他这个秘书长，好像万金油一样的，气功协会大小事务都需要他来落实。这会儿他正在为一个新会员填写表格，听到她下岗他一点不惊奇。

“有个电脑速成班正在招生，我想到南京大学学电脑，但是一个月假可能不好请——”林心叶继续说。

“我听说你们刚刚换了总经理？”林云飞停下来问。

“是啊！”

“他来了做了哪些事，你知道吗？”林云飞沉思地看着她。

“他经常在楼上下察看，最近又发表格集思广益，鼓励我们员工畅所欲言，我想他是想从中得到合理化的建议！”

“你填表了吗？有好建议交上去吗？”父亲追问。

“没有。但是他知道我是谁，有一次上楼还问那篇获奖文章是不是我写的。他看上去很和蔼的！”

林云飞兴奋地站起来，他在屋子里踱步，然后开导女儿：

“‘一朝君子一朝臣’的道理你该知道吧？！”他把自己协助厂长管理，自己顺理成章成了厂办主任的事讲给女儿听，“你该好好动脑筋想一想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正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，好形势要会利用！”

林心叶得到了启发，很快写了一封信直接交给总经理，因为贾经理因“南京记者对她有意见”指责她，她请示总经理批她一个月的公假去南京澄清贾经理的诬告。信在递上去的当日假就批了。

总经理把林心叶叫到办公室和善地对她说：“林心叶，去吧！只管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！”

方执石那边很快回信了，信是爷爷递给林心叶的。爷爷的店转租给别人后，靠店租养活自己，倒也宽绰。他闲暇时间就在家养养花、串串门，聊以打发寂寞的时光。那会儿他穿了一身烟灰的棉袄，戴了一顶蓝灰帽，拱手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打盹。

心叶取过信，看到信封右下角方执石的名字，生怕爷爷拿信发问，便说：“你继续打瞌睡，我回房休息了！”招呼完赶紧抽身回到她的房间。她把窗帘掩了，屋里有点暗，从天窗透漏的光蒙蒙的，她就借着那午后微弱的天光读起信来。

青果小姐：

你好！

来信收悉，看了你好友的玉照，拜读了来信，希望我和你的朋友能有此段缘分。我和你的朋友一样，有过许多不顺心的事，也曾有许多挫折，生活本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从小学到大学到工作，每次遇到困难都尽最大努力去克服。我想战胜别人不易，战胜自由更难。

一个人不能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是痛苦的。如果你的朋友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、职业真是造化。但很难使人相信我会是“潘赞化”，我自己也很没有把握，但若有缘，我真希望能有那样的运气。

我从不向困难低头，我学会了骑车和游泳，曾从西安骑车到延安，亦曾横渡长江，很多别人认为困难的事我都做到了。

从小我就享受了清贫，却是难得的经历，今天的很多孩子是无法体会到的。故而金钱并非最重要的东西。

深圳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样。生活是浪漫而又现实的，

在此亦是同样。对任何事都不能有过高的期望，否则会很失望。任何美好的东西只有靠自己创造才真正美好！

很抱歉我目前没有合适的照片，等有了以后我会尽快给你寄去，我的经历我也简单介绍一下：

我从南京高中毕业，考入西安交大，四年后我又考入西安交大与加拿大联合开办培养的MBA班，当年毕业。我目前的工作单位是信笺上的单位，财务部。

我的情况简略地介绍到此。希望能和你的朋友直接通信。我希望知道你的朋友对眼前以及未来事情的想法……

心叶从这封信里读到了一些元素，像怜惜、意志、善解人意、男人气概，而感觉更多的还是实在。他把清贫看作是一种享受，这让她觉得方执石的特别，他还愿意做她生命中的“潘赞化”，太好了！更让她佩服的，他还是一个具有超凡意志的人。渐渐地，她已很尊敬他，方执石在她心中真正成了“方先生”——一个充满智慧、意志的人，一个成熟男子的形象了。

但是他的有些话又让她感觉到一些不确定的东西，比如“对任何事都不能有过高的期望，否则会很失望”。她翻来覆去地看方执石的来信，她想象他一定是一个健壮者，有发达的臂膀和高大的身材，但他没有寄来照片，她无从得知他的真实样子。她开始真正想知道方执石长得什么样儿了！

林心叶并不是一个喜欢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，但绝不容别人欺负她；她不忍心落井下石，但她可以选择离开，去一个让她自由、鲜活的地方。

出于这样的心态，她去南京后根本没有去报社，虽然她当时还是单位刊物《开拓》的通讯员，但那只是业余性质的，她并不稀罕。出了汽车站她犹豫了一会儿就释然了，她撇撇嘴，耸耸肩，怀着对新总经理的歉意，毅然去南京艺术学院找刘玲玲，她是父亲

的师兄刘忠的女儿。刘玲玲把她安排到对面机电专科学校的对外宿舍。

晚上，心叶开始给方执石写信，她害怕他写信到家爷爷偷看，便告诉她她现在南京学习，说给他介绍的事等回到海城再说。

“机专”的对宿舍没有设邮箱，心叶只好留了刘玲玲的信箱号给方执石。

二十天很快过去了，她拿到了微机操作技术结业证书，她庆幸又积累了一门职业技能。再回到酒店，贾经理让她自己找接受岗位。卡罗尔舞厅老板娘彩云是心叶的好朋友，她同意接受。

林心叶很快喜欢上她的新环境。在卡罗尔，她感受到友好的气氛充塞在每一个空间，这跟客房有着天壤之别。她的好友彩云温和、宽容、以身作则，从不惩罚员工，把舞厅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地经营着。每日只须下午四点半上班，晚上十点打烊，一周轮休一次，班次时间安排她也喜欢。白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，晚上又可以在音乐的海洋里徜徉。卖票的工作很轻松，遇到有客人要求伴唱的时候，彩云经常到票台喊她上去，彩云知道她喜欢唱歌，能唱得好。两元一首的伴唱费，她想不到一个晚上就能赚到八至十元，还是即唱即付的方式。“你让能唱的大家轮流伴唱吧！”她意识到有服务员对她的外快“眼红”便这样对彩云说。

“那好！可你伴唱得比她们都好！”

就在林心叶愉快地上了一段时间班后，她又收到了方执石一封信。抽出信，发现硬硬的，好像夹了照片，再一展开，一张五英寸的头像跃入眼帘，相当成熟，俊美。藏青的西装里面系着蓝底红斜条的领带，很正式，有一股慑人的威严，但方执石的眉宇不够舒展，锁着难以察觉的不展，是心胸狭窄，还是愤世嫉俗呢，她猜不出答案，但她对他的端正相貌、男人气概还是颇感安慰的。

她把照片轻放在床上开始读信，信一开头就让她惊悚起来：

什么？他拍了电报给刘玲玲！还在那期间去南艺找了她！

看完信她按捺不住给刘玲玲打电话，刘玲玲夸张的声音让她脸红：“原来青果是你呀，我没有想到，还以为电报是我哪位朋友愚人节的节目呢！”

“他只是我的一个笔友，他长得什么样子？”

“我没看到，他过来的时候我不在宿舍。我们宿舍的人说他中等个子，长相一般。不过他向我们宿舍的女生打听你长得什么样子。”刘玲玲说，稍停又补充道，“她们说他腿不太好，李华说他下楼的时候看出来的！”

.....

“他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呢！”挂了电话心叶喃喃自语，而且这次信中的“调动”她感觉到了一些变数，后面含糊地说可以来深圳工作的话，看似比较有把握，但方执石亦没有表示要帮她找工作的意思。随着信中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多，她的退缩感增强了，尽管方执石还说要尽全力促其成功，林心叶却胆怯地觉得是否太快了一点！

现在林心叶的情况有了一点转变，工作也较前轻松了很多，她又不那么迫切想走了。再说，姨娘鼓励她学上了会计，她打算拿到会计证后做个会计，南方对她来说不仅遥远而且陌生，她告诫自己不可草率仓促地南行。

“我必须先武装好自己。”她把信锁进箱子的时候对自己说。

紧接着的日子心叶继续她的会计学习，每当她做会计分录感到枯燥无趣时，就想到刘玲玲为了进南艺每天早起上山练歌的执着。晚上在售票台没人买票时，她就拿出算盘练加减，提升速度。

没多久方执石又来了一封信，这可是心叶生命中致命的一封信啊！“这里一年几乎没有冬天，夏季很长，特别适合女性展现她们的美。”当她读到这一句，她永远都记得那时的感觉，那么向往，好像把深圳看作是一块绿洲。像《绿野仙踪》里的姚乐丝迷信

翡翠城一样，她坚信自己一定要去那座城市，哪怕是去旅游一趟也成。那个特别适合女性展现美的地方令她神往。她就是一个爱美的女孩，穿裙子的季节是她最喜欢的季节。

方执石给林心叶的最后一封信中，说明了征婚启事上提到的“有调动能力”并非指简单的调动。他告诉林心叶工作需要她自己想办法，而户口关系则可以通过他的公司解决，而这她在他之前的信里已经感觉到了，但信中的另一句话“深圳是一个工作不好可以尽管换的城市”又弥补了她的失望。

“生活好应是有有一个好工作、好家庭，还有好朋友。”

“至于工作能否愉快则取决于具体的工作环境及每个人与他人的交往。”

“我们每人都经历的寻找工作的阶段，不易也不难，在于运气和个人。”

她叹服他是一个很会写信的人，他说得多好啊，她几乎把读他的信当作了享受，每次读完信必定返回去读那些让她觉得荡气回肠的话，她一向喜欢读书中有哲理的句子。

收到信的当天晚上，她意外地在舞厅接到了方执石从深圳打来的电话，那时她正在票台里遐想那个让她激动的城市，整个晚上她总在有意无意地想它呢！

电话是吧台小姐接的，她将上身探出舞厅的弹簧门，叫了林心叶好几声，边叫边用手朝她猛招。

她一发觉赶紧跑上去。“什么事？”她慌慌张张地问。

“吧台来了一个你的电话！”她大吃一惊，忙跑过去接听。

吧台和舞池紧挨着，那绝不是一个打电话的理想地方。

“喂，你是哪位？”林心叶对着话筒大叫。

“我是深圳打来的，我是方执石……”他的普通话很准确。

她的头一下晕了，哇，是他呀，他怎么知道这个电话？心叶愣了好一会儿，电话声听起来吃力，他好像是重复信里介绍他的兴趣爱好内容，平时工作，周末看亲戚、参加俱乐部什么的……

“你收到我的信没有？”方执石提高嗓门礼貌地问。

“下午刚收到。”她提高的嗓门声音发颤。

说完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换曲的时候，心叶没话找话地低声问：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公司，刚加班处理完一些事，打完电话就要回去。”

他说完又补充道，“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尽可以问！”

当下一曲音乐再次响起前，她赶紧问：“嗯——也许哪一天我会去深圳玩，你到时候欢迎吗？”她想结束他们的谈话了。

“欢迎，你随时来都可以！”说完两人道别挂了电话。

回到票台心叶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这是她第一次与他通话，他的普通话很准确，态度热情诚恳，声音深沉醇厚。不可否认通话后她对他的好感更深了，而且滋生了对他的信任和依赖。

2

不久，心叶在自学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，里面提到南京师范大学的辅导班。作者后悔她有一次因为没有参加辅导班，最后失利了。她立刻从中看到了契机，估猜到那个辅导班的重要，她的自学考试还剩最后两门，她想如果能到主考院校开办的辅导班学习，通过的概率一定很大。

她向彩云请了假，彩云了解她的中文梦，一下就批了她一个月的假，并衷心祝愿她成功。可是到了南师一打听，她才知考前辅导班还要半个月才开始。她不能回海城，又不愿在“机专”白住半个月，她想到方执石和令她神往已久的南方之旅，终于决定利用这个空当去玩一玩，一时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安排。

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，林心叶登上了将把她带往美丽的南国去的火车！

上了火车，她先是找到了她的座位，放好行李，然后开始四处张望着。车厢里很挤，到处是纷繁嘈杂的景象，心叶干脆闭上眼睛，好让她的心静下来。方执石已知道她要过去，他答应接她，这使她很安慰，但要是接不到可怎么办？这是她目前的担忧。

“你去哪里？”邻座的中年妇女问心叶道。

“我去广州。”

“真巧，我也去广州。”中年妇女高兴地说。

“那太好了！”心叶暗暗高兴。

“我们同路，那你去广州干啥呢？”中年妇女继续追问。

就在这时心叶瞥见对面一个人正在注意她。他尖嘴瘦脸，衣衫不整，目光游离。“我去工作！”她警惕地乱编道。

“那你也算半个广东人啦，朋友也在那边？”中年妇女又问。

“对！”她继续撒谎，那“游离目光”也在听着。她得给自己假造一个靠山，在外不能让人看出你是内地不涉世面的女孩。

列车门啪嗒一声关上了，尖锐的汽笛声响了。车轮终于滚动起来了，车厢里一下安静下来，就像老师推开教室门的一刹那，所有的喧闹声立时消失无踪。车窗外，暮色苍茫，只有远处一两点灯光，其余均沉浸在一片暮色里。

这趟来之前，传闻中小城算得最准的高桥瞎子对她说南方她去不得，她去南方一定凶多吉少，会栽很大的跟斗。他是一个满口黄板牙的老头，大热天的，穿着蓝咔叽布的中山装，领口扣得那么严实，他奇怪的服装和他的话一样使心叶不舒服。

但这些话现在对她起了作用，她激动、害怕，眼眶盈溢了，她在心里呼唤命运对她优厚些，乞求方执石千万不要让她失望。

她第一次去广东，又独身前往，她听说那个地方可怕的事太